

近来,全国多地夜校火热开启。“开课即满”“一座难求”——夜校为何多年之后重新变热?

夜校,这个具有年代感的名词正回归公众视野。近来,全国多地夜校火热开启。“开课即满”“一座难求”,上夜校成为不少都市青年下班后的新选项,也成为教育市场的新风口。



CFP 供图

面向职场人的兴趣班

近来,“90后”庄安愚在手机导航软件上,将“苏州大学北校区工科楼”设置为下班后的新目的地。他报了苏州大学夜校的ChatGPT课程。“我不在乎夜校的结业证书有没有用。能学到知识,肯定比在家刷短视频强。”

“我想给8小时外的自己另一种可能。”古典舞学员袁静是一名“二娃宝妈”,虽然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很大,她还是尽力争取“属于自己的时间”。白天上班、晚上“学艺”,已成为一些都市青年的新时尚。

去年8月,江苏省常州市工人文化宫焕新开放。睽违20多年,“职工夜校”再度走进职工市民的生活,12个大类65个班的名额被1191名学员“秒抢”。

今年3月,上海市民艺术夜校春季班放出680门课程,500元12节课,吸引73万人线上抢课,“中医石氏伤科”5秒钟抢完。截至5月,武汉青年夜校已累计开设各类课程228节次,覆盖学员8000余人次。

夜校并非新鲜事物,在我国已有逾百年历史。《北京大学日刊》就有记载,1920年1月18日,该校学生会平民夜校开学,蔡元培专门发表演说。

从建党初期创办工人夜校,提高工人文化程度、唤醒工农革命意识,到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扫盲、教授生产技术,再到改革开放后鼓励提升学历……在各个历史时期,夜校发挥着不同的教育作用。

江苏青年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陈蕴哲认为,与20世纪的夜校主要满足学历教育需求不同,当下夜校主要提供非学历教育服务。此外,课程不仅限于传统的教育培训,还涵盖艺术、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换言之,如今的夜校更像是“成人版的少年宫”“青年人的老年大学”,是面向职场人的兴趣班。

夜校的举办主体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文化馆、共青团、工会、妇联等公共机构,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公益性夜校课程。二是高校继续教育学院、职业院校,它们长期面向社会开展非学历教育;以江苏为例,169所普通高校中有137所举办高等继续教育,非学历教育年度规模400余万人。三是民办社会培训机构,课程以付费为主,有的初期提供免费或低价体验课,或与公共机构合作提供廉价课程。

风潮何以席卷多地?

课程时尚多元、兼具社交属性,是不少夜校吸引年轻人的地方。

探戈舞、街头摄影、手冲咖啡、涂鸦心理学、非遗工艺手作、古琴、识别收集矿石……随着年轻人不断“解锁”有趣的课程,这些“下班后的小确幸”“‘回血’型夜生活”,让夜校成为打工人的“去班味儿”的绝佳选择。

天津美术学院2021届毕业生石远宇去年年底和同学创办了南京“叁野灯”夜校。在他看来,轻松、“反内卷”的学习氛围,是夜校走红的重要原因。

“夜校招生消息发出当天,我就收到了近百个好友申请。”石远宇告诉记者,毕业后,他在少儿美术班、高考艺考班、老年大学都工作过,“夜校不仅价格相对便宜,而且学员来自各行各业,彼此不存在竞争关系,大家出于兴趣爱好聚到一起,也可以拓展职场之外的朋友圈。”

积极学习提振了很多年轻人的精神。“下了班就赶夜校,只有上学的时候才有这种感觉,但比那时候要开心。”“上夜校让我觉得人不再内耗了,之前下班后刷手机只会越来越累,上夜校后感觉气色都变好了。”

价格也是吸引力之一。“不是兴趣班上不起,而是夜校更有性价比。”这句网络流行语解释了夜校受青睐的部分原因。

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商业培训机构的课程往往价格不菲,如一节瑜伽小班课要200多元,私教课要500多元。而夜校相对低廉的费用,让更多人愿意为自己的兴趣买单。

记者梳理发现,大多数夜校平均每小时收费在百元以下,且多为30人以内的小班化教学。采访中,“便宜实惠”“性价比高”是不少学员的集中评价。有学员认为,与动辄数千元、上万元的私教课、兴趣班相比,夜校的举办主体多为公共机构,不必担忧“跑路”风险,消费更放心。

也有人上夜校是为弥补职业能力短板。“人工智能的应用已是大势所趋,要跟上岗位最新需求、克服本领恐慌,就得不断学习。”庄安愚说。

“观察哪些夜校课程火、需求大,可以看出社会上要什么、缺什么,这对高校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有借鉴意义。让学生在在校期间就储备好相关技能和

素养,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就业创业能力。”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韩伟说。

“夜校热”如何持久?

在满足青年学习技能、培养爱好、治愈焦虑、增进社交等多元需求的同时,部分夜校也存在质量、运营等方面的隐忧。

一些公办夜校在运营模式上缺乏可靠支持,面临难以持续的尴尬局面。

中部某市青年夜校由一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担,每周有6节课,每节课约30人。“有的课程成本较高,如一节调酒课就需1500元。”该中心负责人说,属地街道是目前主要的经费来源,“不少年轻人希望我们扩大规模、增加种类,但我们能调动的资源毕竟有限,未来如果一直免费,维持运转也很困难。”

东部某市主城区共青团组织负责人也坦言,目前他们的夜校仍为公益免费模式,“现在市面上的夜校越来越多,鱼龙混杂,我们对于收不收费很慎重,担心砸了招牌。”此外,一些高校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但对办夜校仍持观望态度。

27岁的武汉小伙侯卿(化名)说:“有的夜校课程价格明显偏低,其实是‘试听课’‘福利课’,课上老师大部分时间在推销正价课程。新瓶装旧酒,最终还是卖课、办卡、办会员那一套,体验感很不好。”

受访夜校学员、举办方以及高校学者认为,防止“夜校风”变成“一阵风”,不同举办主体可分类施策,在教学内容、经营模式等方面加强监管提供扶持,多措并举促进夜校健康发展。

“学员最看重的是上课质量。”石远宇认为,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需加强监管,可定期公示夜校机构“白名单”,建立健全学员评课反馈机制,督促夜校机构不断调整课程安排和教学方法,诚信经营。

在陈蕴哲看来,公共机构办夜校需兼顾公益性和持续性,重点把好课程的师资质量关、教务管理关、思想导向关,不宜大包大揽,更不可当“甩手掌柜”,可与国企、民办社会培训机构等合规第三方合作,发挥后者更贴近市场、更为灵活的优势。

共青团南京市鼓楼区委书记于文建议,发挥“夜校+”的平台效应,深度整合区域文旅资源,融入技能提升、健康养生、婚恋交友、就业创业等服务,将夜校带来的青年流量转变为区域发展的青春力量。

新华社记者陈席元

不同“民族风”融汇在“村超”

这个端午佳节,从四面八方齐聚贵州小城榕江的游客和当地群众,不仅能观看精彩绝伦的足球赛,还能领略西藏、内蒙古、河南、贵州等不同地区的民族风情,可谓是收获满满。

下高铁后,来自广西桂林的游客胡必乐带着家人直奔“村超”足球场,在场边寻觅到座位后,他们便再未离开。“看了比赛,还能观看极具民族特色的文艺节目。”胡必乐说。

“‘村超’把不同民族,来自各个地方的人聚在一起,不同的民族文化在这里实现了交流和相融。”来自河南的洛阳古城足球队啦啦队领队徐婉婷说,这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汉服文化的平台,“我希望能借此机会,让更多人看到洛阳,了解洛阳的汉服文化”。

河南洛阳古城足球队和内蒙古呼伦贝尔农垦芥花油足球队的比赛结束后,双方队员互赠了礼物,并合影留念。“我们送给洛阳队的礼物是太阳花,在鄂温克族神话中,这是象征温暖与光明的吉祥物。”内蒙古呼伦贝尔农垦芥花油足球队队员斯德布说,返回呼伦贝尔后,他们会将洛阳队赠与的礼物放到他们俱乐部的陈列室里,“其他人来参观的时候,就能感受到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除了展示各自的民族文化,在榕江,各地的球员和演出人员也对浓厚的贵州当地民族文化有了切身感受。“6月8日到达榕江后,除了适应场地和排练外,我们还去了西江千户苗寨和大利侗寨。”西藏日喀则市萨迦县文旅局局长索朗扎西说,在西江千户苗寨,萨迦县古城艺术团的女队员都换上苗族服饰,拍了很多照片,“她们非常开心”。

身穿民族服饰来看球的当地群众,让洛邑古城足球队主教练司马超印象深刻,也让他对当地民族文化有了一定了解。“这是我第一次来榕江,当地的民族文化太浓厚了,群众都非常热情、非常质朴。”司马超说,“村超”以足球为媒,搭建了桥梁,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球队通过比赛,实现了交流,建立了友谊。

“‘村超’是民族融合的‘纽带’,大家在参与‘村超’的过程中,相互推荐各自的民族特色,增进了彼此了解。”贵州省榕江县居民石文昌说,能够不出榕江就欣赏到各地的民族文化,让他感到欣喜。

“西藏和贵州虽然相隔了几千公里,但文化相通。”萨迦县古城艺术团团长普布次仁说,苗族的舞蹈和藏族的舞蹈,在舞步上也有一些相似,回去之后,艺术团可以做一些借鉴。

新华社记者郑明鸿